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巵林卷二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陸　湘

謄錄監生臣湯師錫

危林　雜家類二 雜考之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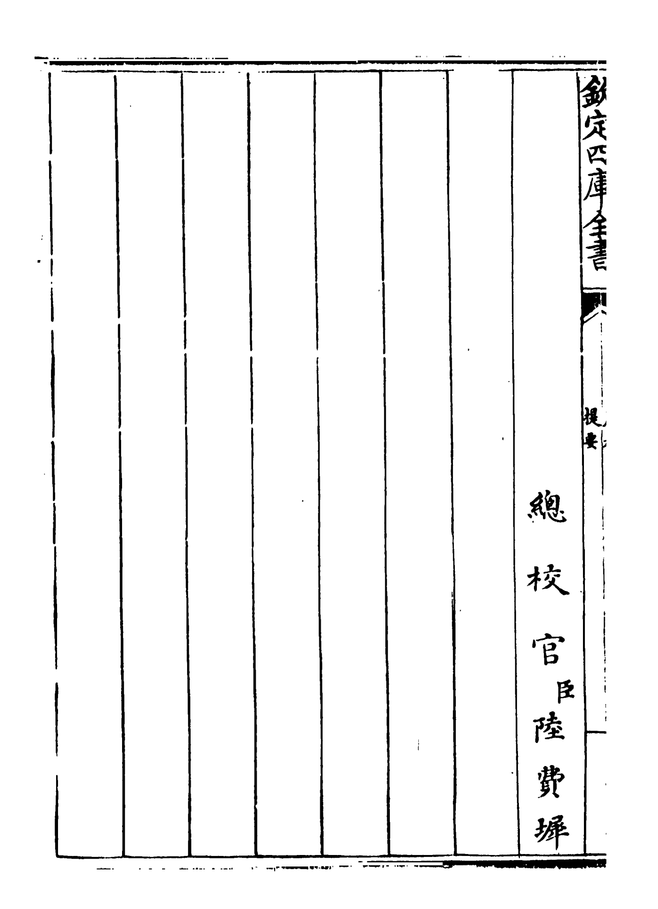
提要

臣等謹案危林十一卷明周嬰撰嬰字方叔莆田人官上猶縣知縣是書體近類書而考訂經史辨證頗為該洽每條以兩字標目而各引原撰書之人姓以系之如質魚諮杜之類葢用王充詰墨刺孟等篇目之例也其中

如駁王僧虔之紀次仲及論杜詩之西川杜鵑等處亦未免過於執滯然所刊正處實多非率爾讀書者可比王士禎池北偶談極稱其辨石尤風一條解古樂府賜字義一條君苗無姓一條高似孫誤引金樓子一條而謂其詮鍾一條不知名媛詩歸為吳下人托名鍾譚其中文明太后青臺雀歌杜蘭香降張碩詩數條皆不足辨然鍾惺譚元春之書盛

行於天啓崇禎間至真贋並出無由辨別今鄉曲陋儒奉其緒論謬種流傳知為依託者益少既悉其謬即當顯為糾正以免疑悞後人如士禎之言出於鍾惺則當辨不出于鍾惺即不必辨則惟攻其人非攻其書矣以是咎嬰仍不免於門戶之見也乾隆四十四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巵林卷一

明 周嬰 撰

質魚

雒水

魚豢魏畧曰漢火行忌水故雒字去其水而加佳魏為土德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雒除佳而加水

質之曰左傳遷九鼎于雒邑又伊雒之戎會雒戎至於

雒館於雒汭請有事於雒周禮豫州川滎雒周代已為雒字郊祀志殷得金德周得火德故周忌水而然乎律歴志以殷為金德周為木德迨後漢禮儀志亦云是周果木行也亦豈忌水而加隹乎史記夏本紀踰于雒又伊雒瀍澗東過雒汭道䆃雒自熊耳禹世已為雒矣山海經讙舉之山雒水出焉又門水至河入雒伯益在虞年又已為雒矣虞土德夏金德也郊祀志又謂夏得木德亦豈忌水而加隹乎新城郡沮水山海經左傳作雎水

雎水在楚楚不忌水何不除佳漢之受命非始于洛洛之從水何忌之有江淮河漢四瀆之大者皆不去水而獨更於洛何也高帝建國曰漢傳之百世避忌宜孰有先者如眷之說漢字便當加佳矣按沈約歴志曰五徳更王惟有二家之說鄒衍以相勝立體劉向以相生為義張蒼則以漢水勝周火廢秦不班五德賈誼則以漢土勝秦水以秦為一代若同蒼黜秦則漢水魏土晋木宋金若同誼取秦則漢土魏木晋金宋火也難者云漢

高斷蛇而神母夜哭云赤帝子殺白帝子則漢非火而何斯又不然漢若爲火則當云赤帝不宜云赤帝子也白帝子又何義況乎葢由漢是土德土生乎火秦是水德水生乎金斯則漢以土德爲赤帝子秦以水德爲白帝子也又按論衡引泉陵紫芝之湘水黃龍之瑞從公孫臣及賈長沙等說漢審土德則安得以火行而忌水乎

諮杜

歳星

杜預春秋傳襄十八年注曰歲在豕韋二十八年梓
慎曰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注曰歲歲星也十八年
歲星在亥至此年十一歲故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玄
枵淫行失次也昭九年杜注是歲歲在星紀五歲及
大梁自大梁四歲而及鶉火十年裨竈曰今兹歲在
顓頊之虚杜曰謂玄枵十一年注曰襄三十年歲在
豕韋至今十三年復在豕韋楚靈王弒立之歲歲在
大梁到昭十三年復在大梁三十二年杜注此年歲

在星紀

諮曰歲星乃東方木宿之神所在國不可伐可以伐人當居不居國亡所之國昌故左氏好以歲星贏縮占驗禨祥後世疇人世家異教殊術年載次舍往往差池按竹書及年表襄十八年太歲丙午二十八年為丙辰昭之九年太歲戊辰五歲則為壬申自此四歲而為乙亥昭十年則已巳也襄三十年戊午更十三歲葢為庚午靈王弑立即昭元年庚申到十三年太歲壬申杜氏之

歷盖與韋昭同也韋昭國語注曰歲在大火魯僖五年也歲在壽星僖十六年也在大梁僖二十三年也受實沈之星僖二十四年在鶉尾二十七年復在壽星則僖二十八年也據史記僖五年丙寅十六年丁丑二十三年甲申明年乙酉二十七年戊子二十八年巳丑杜之解推之則太歲在子歲在鶉尾太歲在丑歲在壽星寅在大火卯當在析木之津辰在星紀巳在玄枵午在娵訾未在降婁申在大梁酉在實沈戌當在鶉首亥當在

鶉火也故五行志成公五年梁山崩是歲歲在鶉火至十七年復在鶉火年表五年乙亥十七年丁亥又范甯穀梁傳序升平之末歲在大梁蓋升平四年庚申杜氏之說非誕矣然昭九年戊辰既歲在星紀而三十二年辛卯而亦曰在星紀是自相乖違也且杜全不用太初歷者漢書律歷志曰太初元年歲在星紀婺女六度漢志曰歲名困敦是年太歲丙子王莽傳莽下書始建國五年歲在壽星蒼龍癸酉服虔曰蒼龍太歲也五年莽

又曰始建國八年歲躔星紀在洛陽之都明年改元天鳳天鳳元年莽曰更以七年大梁蒼龍庚辰行巡狩之禮厥明年歲在實沈蒼龍辛巳即土之中桼始建國無八年即天鳳三年天鳳無七年即地皇元年莽下書無非好大行詐之詞然始建國五年通鑑紀實在癸酉天鳳三年歲陰丙子地皇元年二年則庚辰辛巳如莽言又律歷志漢高祖代秦繼周天下號漢歲在東井二十二度鶉首六度漢志曰歲名敦牂太歲在午而天文志

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於東井從歲星也此高皇帝受命之符客謂張耳曰東井秦地漢王入秦五星從歲星聚蓋漢元年丙午也或誤讀律歷志以丙午元年爲謬耳以漢書觀之則太歲在子歲星在星紀太歲在丑歲星在玄枵寅在娵訾卯在降婁辰在大梁巳在實沈午在鶉首未在鶉火申在鶉尾酉在壽星戌在大火亥在析木也故律歷志曰伐桀之歲歲在大火房五度竹書曰其年壬戌志又曰文王受命歲在鶉火張十三度至武王克殷十三年歲亦在

鶉火按大雅文王疏曰文王受命改元元年太歲己未其十三年辛未則孟堅之指伸矣然志又述襄公三十年歲在娵訾三十一年歲在降婁其年戊午己未且以成公之乙亥丁亥爲歲在鶉火而光武中興改元建武歲在鶉尾之張度是年乙酉則又午在娵訾未在降婁酉在鶉尾亥在鶉火是班氏自爲淆亂也杜豈以班衎踈闊故不從之乎

淮南書太陰元始建于甲寅歲徙一辰廣雅曰太陰太歲也太陰

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其雄為歲星舍斗牽牛太陰在卯歲歲星舍須女虛危太陰在辰歲歲星舍營室東壁太陰在巳歲歲星舍奎婁太陰在午歲歲星舍胃昴畢太陰在未歲歲星舍觜巂參太陰在申歲歲星舍東井輿鬼太陰在酉歲歲星舍柳七星張太陰在戌歲歲星舍翼軫太陰在亥歲歲星舍角亢太陰在子歲歲星舍氐房心太陰在丑歲歲星舍尾箕史記亦曰攝提格其太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歲陰在卯星居子歲陰在

辰星居亥歲陰在巳星居戌歲陰在午星居酉歲陰在未星居申歲陰在申星居未歲陰在酉星居午歲陰在戌星居巳歲陰在亥星居辰歲陰在子星居卯歲陰在丑星居寅索隱曰皆石氏星經文也周禮馮相疏曰太歲在地與天上歲星相應而行歲星為陽右行于天一歲移一辰十二歲一小周太歲左行于地一與歲星跳辰年數同歲星為陽人之所見太歲為陰人所不覩太歲歲星雖右行左行不同要行度不異其說與淮南合然則太歲在寅歲在星紀卯在玄枵辰在豕韋巳在降婁午在大梁未在實沈申在鶉首酉在鶉火戌在鶉尾

亥在壽星子在大火丑在析木也夫歲星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行度既有定局即間遇遲疾伏留順逆其大體要自不失遲過者疾必續逆滋者順必倍伏久者見必倏一歲所次要還常法故杜於襄三十年注曰二十八年歲星淫在玄枵今三十年在娵訾是歲星停在玄枵二年然則二十八年不害其疾二十九年無損于遲歸之年居一次耳而三家躔舍各各乖異何也淮南子太陰在四

仲則歲星行三宿太陰在四鈎則歲星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故十二歲而行二十八宿高誘注曰仲中也謂在子午卯酉四面之中丑鈎辰申鈎巳寅鈎亥未鈎戌謂太陰在四角晉灼嘗取此語以注漢書漢書天文志歲星注曰太歲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則歲行二宿蓋以四孟四季易四鈎也今觀卯歲舍須女虛危午歲舍胃昴畢酉歲舍柳七星張子歲舍氐房心是四仲果行三宿也餘歲舍星紀析木諸次是四鈎果行三宿也班氏以四季行三宿韋杜以四孟

行三宿于晉氏之說且不合矣平而論之淮南及太史公之法爲密而班杜都不依用杜自以長歷推驗春秋時事豈能全無合離其後孔頴達作正義曰隱公即位歲在豕韋桓公即位歲在玄枵莊公即位歲在鶉火閔公即位歲在大梁僖公即位歲在鶉首按隱元年己未桓元庚午莊元戊子閔元庚申僖元壬辰也既稱午在玄枵未在豕韋則安得鶉火直子大梁直申鶉首直戌乎且未在豕韋而文公之元乙未也顧云歲在降婁莊元

年戊子而云鶉火乃昭十五年壬戌又言歲在鶉火二十七年甲戌曰歲復在鶉火借子之矛攻子之盾其何如矣漢獻帝傳載蘇林董巴上表曰天有十二次以為分野魏在大梁昔光和七年歲在大梁武王始受命為將討黃巾建安元年歲復在大梁始拜大將軍十三年復在大梁陛下受命今年青龍在庚子又載魏明帝冊山陽公曰帝自西京臻茲洛邑聿改乘轅又遷許昌武皇帝是依歲在玄枵皇帝肇征迄于鶉尾十有八載九

域咸乂惟帝念功祚兹魏國考魏志獻帝還洛陽曹公都許車駕出轘轅而東則建安元年也及策命曹公為魏公則建安十八年也按建安二十五年為庚子則元年丙子十三年戊子十八年癸巳也據蘇林之表則太歲在子歲星在大梁讀魏明之冊又太歲在子歲星在玄枵太歲在巳歲星在鶉尾與淮南史記漢書韋杜之歷復皆不合夫天道玄遠推步難明載祀綿邈校算易輿蘇董等皆紀當時事而自為乖異乃爾且從玄枵數

之十有八載不得在鶉尾之次又諸家言魏分野在實沈而董巴言在大梁布轂其舌以誑媚時主遂使歲星之說竟不足信公羊傳襄二十有一年孔子生何休曰時歲在乙卯解云何氏自有長歷不得以左氏難之然則為天數者家自謂羲和人自謂皐昧誰得復訾之乎

鐫紀

温泉寒火

晉書陸機策問有温泉而無寒火何也紀瞻對曰陰

陽升降山澤通氣初九純陽潛龍勿用泉源所托其
溫宜也若夫水潤下火炎上剛柔燥濕自然之性故
陽動而外陰靜而內內性柔弱以含容為質外動剛
直以外接為用是以金水之明內鑒火日之光外輝
剛施柔受陽升陰伏水之受溫含容之性也
鑴之曰淮南子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圓者主
明明者吐氣者也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故水曰
內景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故陽施陰化元命包亦曰陰

精為月常朏任而受明精在内故火日外景金水内景思遠所對蓋采其説然不對火性之必熱而引火德之外融可謂適詞矣且火以烈而始見其剛非以剛而乃有炎也水以潤而始見其柔非為柔而乃徵其潤也況火藏木石之中藏烟匿燄何嘗不静而水發重壤之内潛源奔沸何嘗不動又以初九純陽為泉源所托則濫瀸瀱汋謂宜盡為烟液以水之受温為含容之性則河漢淮江亦當變為湯谷而海内湯泉曽不能十數其理

屈矣若夫蕭丘燎原而入者有衣裘之想東武焚林而披者無焦灼之色陰陽相摶固有不可類推者安在其無寒火也

抱朴子曰謂火必熱而蕭丘有涼燄齊地記曰東武山有勝火之木燒之不死亦無損也

刺顧

問訊王導

世說新語言語篇曰王敦兄含為光禄勲敦既謀逆

屯據南州含委職奔姑熟王丞相詣闕謝司徒丞相揚州官僚問訊倉卒不知何辭顧司空和時為揚州别駕援翰曰王光禄遠避流言明公蒙塵路次羣下不寧不審尊體起居何如

刺之曰按王含南奔與敦同逆而和云遠避流言諂媚擁戴亂賊之黨也左傳僖二十四年襄王出居于鄭臧文仲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諸葛亮上言獻帝曰久令陛下蒙塵幽處田疇傳天子方蒙塵未安潘

岳西征賦當光武之蒙塵致王誅于赤眉晉四王起事
惠帝蒙塵洛陽黄門以瓦盂盛茶上至尊庾岷别傳劉
曜作亂京都傾覆天子蒙塵岷與許遐等從釋慧遠論
曰元興三年天子蒙塵人百其憂通典晉博士徐虔議
令天子蒙塵攝王不宜作樂南史梁王雖在蒙塵齋戒
不廢隋書李密曰昬主蒙塵播揚吳越歷尋往牒誰敢
以兩字施於臣下者和乃舉蜀丞相丞相若非陰共勸
進則為體昧尊卑謂之能言不亦謬乎世説又曰和諂

王丞相丞相對之疲睡顧謂同坐曰昔公協贊中宗保

全江表體小不安令人喘息丞相大喜以此而觀和直

巧言令色取悅容身者也

難裴

魏明帝

裴松之三國志注校練精密可謂勤矣然亦有潤處

攷魏志景初三年正月明帝崩時年三十六注曰魏

武以建安九年八月定鄴文帝始納甄后明帝應以

十年生至此年整三十四耳時改正朔以故年十二月為令年正月可彊名三十五年不得云三十六也難曰按志稱㪚封武德侯年十五時為延康元年則㪚蓋以建安十一年生計黃初太和青龍合年十七而景初彊為三年凡二十年則裴云強名三十五者良是若以為建安十年生則可三十六矣然以十年生又不得言十五封武德陳裴皆為外也

神亭

吳志太史慈到曲阿為劉繇偵視孫策時獨與二騎卒遇策從騎十三慈便前鬬正與策對策刺慈馬擥得慈項上戟慈得策兜鍪於是解散慈入山中稱丹陽太守住涇縣策躬攻討遂見執策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也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注引吳歷云慈于神亭戰敗為策所得裴曰此與本傳大異則疑有繆誤

難曰慈若于神亭見囚則策方解縛而遽云寧識神亭

時何其倉卒不次又當言今日得我云何不宜言爾時也按呂範傳範從孫策攻太史慈于勇里乃知神亭時慈獲策兜鍪而勇里時策致慈縲絏也裴盖未之深核

箴王

陳驚坐

王僧虔上古来能書人名啟云杜陵陳遵後漢人不知其官善篆隷每書一坐皆驚時人謂為陳驚坐

箴曰陳遵字孟公杜陵人哀帝末為校尉有功封嘉威

俟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為榮時列俟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云更始時為大司馬護軍使匈奴事具漢書而簡穆不審野客叢談云王僧虔名書録說陳驚坐異是是不知僧虔之謬也

王次仲

能書人名啟又云上谷王次仲後漢人作八分楷法箴曰水經注上谷人王次仲少有異志弱冠變倉頡舊

文為今隷書秦始皇時官務煩多以次仲所易文簡便于事要奇而召之三徵不至始皇怒其不恭令檻車送之次仲履真懐道窮數術之美首發于鳥化為大鳥出車外翻飛而去落二翮于山故其峯有兩大翮小翮之名張懐瓘書斷亦引陽固北都賦曰王次仲匿術于秦皇落雙翮而沖天然則次仲與祖龍並世而僧虔謂之後漢人數對若此斯亦謬矣

辨劉

叔向

世説新語曰卞令目叔向朗朗如百間屋劉孝標注曰春秋左氏傳曰叔向羊舌肸也晉大夫

辨曰世説賞譽品藻止於魏晉兩朝閒因嵇李志而及㢘藺因讀高士傳而出井丹長卿若尚論古人羌無義例所謂叔向者予以為望之有叔名向為之題目以相標榜如王大將軍稱其兒類耳且叔向平丘之會以威武刼齊以無道脅魯以譎詐懼季孫而又搆殺萇弘陰

謀周室則又何朗朗之有

深公

世說新語輕詆篇深公云人謂庾元規名士胸中柴棘三斗許注曰深公即殷源也

辨曰世說之稱公者山張羊和溫褚王蔡庾謝郗陶及桓宣武十三人耳皆位登台司巍然公輔者也其他叔夜以名勝共尊安道以高隱見賞衆譽所歸亦得茲號然皆繫之姓氏無析字而稱之者惟慧遠道安法深道

林以方外緇侶取名之半綴之以公猶云者宿耳殷在世說中稱殷侯浩殷淵源殷中軍殷揚州至桓公稱阿源盡矣不登台輔望非稽戴顧得稱公于例未允且浩字淵源唐以諱淵改為深源蕭梁之日安得以深代淵乎予謂深公者竺法深也前注云法深道徹高扇亘永嘉亂考室剡縣岇山中支道林宗其風範世說法深凡五見而於此獨以為殷侯必非孝標撰也孝標注多為敬胥者所淆敬胥蓋唐人此注抑愈下矣雖然世說曰

有人道深公謂曰黄吻年少勿為評論宿士昔嘗與元明二帝王庾二公周旋覩此則元規于法深不薄而茲乃發輕詆語夫倚庾之貴以拒誹訾庾之短以觽重法深豈髙逸沙門哉

析酈

酈道元字善長范陽人後魏御史中丞尚書左僕射撰水經注四十卷

君子濟

酈道元水經注曰漢桓帝十三年西幸榆中東行代地洛陽大賈齎金貨隨帝後行夜迷失道往投津長曰子封送之渡河賈人卒死津長埋之其子尋求父喪發冢舉尸資費一無所損其子以金予之津長不受事聞帝曰君子也遂名其津為君子濟濟在雲中城西南二百里

析曰後漢書桓帝再幸函谷一臨雲夢乘輿鹵簿不届榆中且京雒宅中代畎不為東地元號屢易紀年不得

十三濟嘉君子之名必非蠡吾之主按魏收書以猗㐌為桓帝幽并之間水草是逐度沙漠而飲馬據參合以張𦡵故以榆林為西桑乾為左矣尋厥昆嗣屢游斯津則桓即猗㐌差無乖爽但㐌統部止十一年此言十三又非佳證且桑氏已著濟名則事在漢桓之先矣

絳陽

水經注曰晉悼公謀去故絳遂居新田又謂之絳即絳陽也蓋在絳澮之陽漢高帝封越騎將軍華無害

為侯國

析曰故絳猶言故都故宅杜元凱成六年故絳注曰晉復命新田為絳故謂此故絳蓋以新田為新絳也酈氏遂用其說然莊二十六年士蔿城絳杜注曰絳晉所都今平陽絳邑縣而新田注又曰今平陽絳邑縣是夫故絳既令絳邑而新田又復同墟杜之釋地殆自相伐且殷人五遷不稱新亳周京屢徙不帶舊豳齊都臨淄便去薄姑之號楚移湫郡豈仍故郢之思矧絳本非嘉名

不過以水氏縣晉人何取而三以命都哉又史記越將絳陽侯無害司馬貞考地理志無絳陽而漢表作終陵則史之絳陽未足以證新田也

鑿臺

水經注曰榆次縣南側水有鑿臺韓魏殺智伯瑶于其下刳腹絶腸折頸摺頤處也

析曰戰國策曰三晉氏分智氏趙襄子最怨智伯將其頭以為飲器韓子難三曰智伯國亡身死頭為飲杯呂

氏春秋曰趙襄子與韓魏期而擊智伯斷其頭以為觴史記智伯醉以酒灌擊毋卹又豫讓傳襄子怨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淮南人間訓曰智伯身死高梁之東頭為飲器又道應訓及説苑曰智伯與襄子飲而灌襄子之首處十月圍襄子于晉陽襄子擊之大敗智伯漆其首以為飲器據此乃知漆頭之謔實報灌首之辱諸家解同虎子已屬厖言而水經注曰韓魏殺智伯刳腹絶腸折摺頸頤蓋所未聞尋史記及新序載黄歇上秦王書

曰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韓魏叛之殺智伯瑶于鑿臺之下又曰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于秦者十世社稷壞宗廟隳刳腹絶腸折頸摺頥身首分離暴骨于草澤之中此春申極言韓魏之怨秦而鄜氏誤以為智伯見屠之酷可謂疏鹵矣鑿臺之下新序作叢臺之上郡國志作鑿壺字書以為壺古臺字故獻帝紀注臺崇山陽公載記作壺崇禮記敗于臺鮐鄭玄曰臺當為壺字之誤也陸德明曰臺音胡謝靈運撰征賦曰覽石橋登鑿臺

策馬鈎渚息轡城隅則亦讀為壺折頸新序作折頷字

丹水

水經注曰上黨郡丹水出長平北山東南流注丹谷即劉越石扶風歌所謂丹水者也

析曰劉琨扶風歌曰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山文選李善注引晉宮闕名曰洛陽城廣莫門北向漢書上黨高都縣莞谷丹水所出也盖即酈氏之説予按上黨去雒千五百里朝發洛城暮宿高都雖有乘風之翼躡景之

足不能如是之疾且其詩曰顧瞻望宮闕寧有天井闕頭可睇德陽殿角乎倘曰寓言則安得以高都寔之考地理志弘農有丹水縣丹水出上雒冢嶺山東至析入鈞者斯為近之耳

壺關三老

水經注曰黎亭縣有壺口關故曰壺關漢有壺關三老公乘興上書訟衛太子即邑人也

析曰漢書戾太子傳作壺關三老茂顏師古曰荀悅漢

紀作令狐茂檢令漢紀無而白帖引上黨郡記曰壺關

關城都尉治令狐徵君隱城東山中令狐終即為冢焉

諸生尊師法陪葬者三百餘人松千樹皆大數十圍高

四五十丈俗名其山為令狐墓漢史所稱壺關三老令

狐茂上書訟戾太子者也然漢武故事曰治隨太子反

者外連郡國數十萬人壺關三老鄭茂上書上感悟赦

反者拜鄭茂為宣都校尉持節徇三輔赦太子太子欲

出疑弗寔吏捕急自殺此作鄭茂未知誰信又漢書王

尊傳有湖三老公乘興上書訟王尊治京兆功效善

長以茂為興大誤

五公

水經注曰易水逕五大夫城南昔北平侯王譚不同

王莽之政子興生五子並隱西山故其舊居世以為

五大夫城于莊溪水南流逕五公城西五公即王興

之五子也光武即位封為五侯元才北平侯益才安

喜侯顯才蒲陰侯仲才新市侯季才為唐侯所謂中

山之五王也俗又以五公名居矣

析曰漢書無北平侯惟元后弟譚字子元河平二年封平阿侯甍子仁嗣初莽幼孤平阿侯譚多稱莽久之封莽新都侯仁素剛直莽憚之為安漢公廼仁自殺謚刺侯子述嗣按此則譚亦憐愛莽矣所不同于莽者平阿侯仁也興豈仁之同生乎考兩漢書譚諸子董賢傳有去疾哀帝時侍中有閎亦見張步傳莽東郡太守隗囂傳有向安定大尹馬嚴傳注有仁子術即譚傳之述也

莽九江連率馬援傳有仁子磐憑爵土擁富貲東觀記以為術子者凡此皆介恃同根盤跨維城彼九旅之降心若四體之無骨獨譚父子自竄北鄙絶意閏朝澗泉共清林風愈引若非酈注幾于無間矣檢太平御覽兩引河北記曰易縣有五公城王譚不從王莽譚子興生五子避隱于此世祖並封為侯所謂中山五侯也其西三十里有五大夫城水經注蓋引其説若此言非奕王氏再世有二五侯出矣

金臺

水經注曰金臺陂東西六七里南北五十步陂北十餘步有金臺

析曰文選注引上谷郡圖經曰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于臺上以延天下之士又王隱晉書曰段匹磾討石勒進屯故安縣故燕太子丹金臺據此金臺蓋有兩也酈氏以為長廡被浦閒館連都昭創於前丹踵於後然則曲榭鋪金虎臣畢擊高臺蓄寶駿

骨先來豈亦昭貽孫謀丹繩祖武者乎

寡婦城

水經注曰夏屋城東側因河仍墉築一城世謂之寡婦城賈復從光武追銅馬五幡于北平所作也世俗音轉故有是名矣

析曰注説非也考地理志太原廣武縣有賈屋山注曰即史記云趙簡子登夏屋者按此則夏蓋讀作賈故夏屋轉而賈屋賈屋又變為賈復而賈復更譌為寡婦也

考古證之此城蓋只夏屋城耳酈謂賈復築之亦穿鑿之甚

捍虎圖

水經注曰如渾水南逕虎圈東季秋之月聖上親御圈上敕虎士効力于其下事同奔戎生制猛獸即詩所謂袒裼暴虎獻於公所者故魏有捍虎圖也

析曰後魏書曰王叡字洛誠晉陽人姿貌偉麗領太史文明太后臨朝叡見幸為侍中吏部尚書愛寵日隆太

和二年高祖及太后率百僚臨虎圈有逸虎登門閣道幾至御座侍御驚靡叡執戟禦之虎乃退親任轉重進爵中山王叡薨太后親臨哀慟葬城東高祖登城樓望之立祠都南又詔褒叡圖其捍虎狀于諸殿高允為讚京師士女造新聲而絃歌之名曰中山王樂善長托喻奔戎蓋晦其事儆露捍虎亦紓其詞也

牽招

水經注曰雁門水逕高柳縣城北昔牽招斬韓忠于

此處

析曰魏志牽招字子經觀津人太祖辟為從事太祖討袁譚而柳城烏丸出騎助譚乃遣招詣柳城值遼東太守公孫康使韓忠齎單于印綬往假峭王峭王大會忠與招爭辯招捉忠頭頓築拔刀將斬之峭王驚怖徒跣抱招救請招乃還坐峭王使辭遼東之使按此則韓忠之頭非斷子經之手善長誤也又地理志高柳縣屬代郡柳城縣屬遼西相去懸矣酈氏又誤

茅茨

水經注曰天淵池南直魏文帝茅茨堂前有茅茨碑是黃初中所立也

析曰洛陽伽藍記曰蓬萊山有柰林南有石碑魏明帝立題云苗茨之碑高祖于碑北作苗茨堂永安中莊帝馬射于華林園百官讀碑疑苗字誤楊衒之曰以蒿覆之故曰苗茨何誤之有衆稱善又魏書任城王傳孝文還洛作茅茨堂東曰步元廡西曰游凱廡命羣臣賦詩

據此則碑立于當塗而堂乃元魏孝文帝作注以為皆曹子桓事非也然苗茨字後經諸人研核而水經注魏書並作茅茨正如越絶書茅山吳録作苗山鄭注士相見禮古文茅作苗蓋字通也

榆欓

水經注曰漢明帝發使天竺寫致經象始以榆欓盛經白馬負圖表之中夏

析曰齊民要術榆十五年中為淣欓者亦淣類也唐弘

明集曰梁陳齊魏之前道家唯以瓠盧盛經本無天尊形像此云榆欓可對瓠盧也

鼮鼠

水經注曰靈臺漢光武所築嘗宴于此臺得走鼠于臺上

析曰竇氏家傳曰竇攸治爾雅舉孝廉為郎世祖遊于靈臺得鼠身如豹文熒熒有光輝羣臣莫有知者惟攸曰此名鼮鼠事見爾雅乃賜絹百疋考爾雅豹文鼮鼠

郭氏注曰鼠文彩如豹者漢武帝時得此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疋然則辨鼮賜絹蓋有兩也

陽侯

水經注曰渭水東逕陽侯祠北漲輙祠之此神能為大波故配食河伯也

析曰淮南子曰武王渡于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高誘注曰陽侯陵陽國侯也其國近水溺死于水其神能為大波有所傷害因謂之陽侯之波揚雄賦陵陽侯之

素波應劭曰陽侯古諸侯也有罪自投江其神為大波

竽以為非也論語摘輔象曰伏羲六佐陽侯為江海宋

均注曰主江海事也陽侯之波義盖本此

龍亢

水經注曰過水又東南逕龍亢縣語曰沛國龍亢至山

桑者也

析曰闞駰十三州志曰山桑縣人俗貪偽好持馬鞭行

邑故語曰沛國龍亢至山桑詐托旅使若奔喪道遇寇

抄遂失資糧酈氏取其一語殊為不倫

武丘

水經注曰潁水東逕丘頭魏書國志曰宣王軍次丘頭王凌面縛水次故號武丘矣

析曰魏志王凌傳曰嘉平三年王凌陰謀廢立太傅司馬宣王乘水道討之大軍掩至百尺凌窮蹙乘船出迎宣王軍到丘頭凌面縛水次而諸葛誕傳甘露二年誕反于壽春大將軍司馬文王督軍二十六萬討之屯丘

頭使王基等四面合圍三年誕窘急突城門出司馬胡奮逆擊斬誕高貴鄉公紀曰甘露三年司馬文王陷壽春斬諸葛誕詔曰大將軍親總六戎營據丘頭內夷羣凶外殄寇虜克敵之地宜有令名其改丘頭為武丘明以武平亂後世不忘也按此則司馬懿雖嘗討淩至丘頭而武丘之名則至司馬昭克諸葛誕乃改本注誤矣

負夏

水經注曰瑕丘魯邑春秋之負瑕矣昔衛公叔文子

升于瑕丘曰樂哉斯丘死則我欲葬焉瑕丘之名蓋
因斯以表稱矣曾子弔諸負夏鄭玄皇甫謐並言衛
地魯衛雖殊土則一也
析曰縣邑同號地志已多于時魯有瑕丘何知衛無兹
壟周之典制國有分土行李所過聚榛是防若瑕丘獨
為魯田寸壤皆非衛有未聞衛命介使憑覽敵國之墟
而終沒大夫卜穸强鄰之陌者也且此處所叙咸在邾
魯封域忽入衛事于理殊乖又負夏可謂負瑕則虞所

遷豈亦在是乎

白門

水經注曰下邳城有三重南門謂之白門魏武擒陳宮于此中城呂布所守也

析曰魏志建安三年魏太祖征呂布其將侯成縛陳宮降呂布與麾下登白門樓圍急乃下降遂生縛布又獻帝春秋司空攻呂布于下邳布登西北白樓上城陷士禽以詣司空後漢書曰曹操擊呂布至下邳城圍之布

與麾下登白門樓圍急下降謝靈運撰征賦曰傷炎季之崩弛長逆布以滔天相魏武以譎誑究謨奮于東藩桴未譟于東郭身已馘于樓門又伏滔北征記曰下邳城韓信所都也中城吕布所守南臨白門樓據諸書言則白門所禽者乃奉先非公臺也唐太子賢注范曄書乃引此注曰南門謂之白門魏武禽陳宫于此蓋未知善長之誤也

泗水

水經注曰襄陽城北枕沔水昔張公遇害亡劍于是
水

析曰茂先遇害在雒安得亡劍沔流考雷次宗豫章記
雷孔章為豐城令于獄掘得兩劍一曰龍淵一曰太阿
孔章留其一匣龍淵以進張公及張遇害此劍飛入襄
城水中孔章亡其子奕恒以劍自隨後為建安從事經
淺瀨劍忽于腰間躍出初出猶是劍入水變為龍郡國
志曰南郡在襄陽南千五百里有襄陽縣穎川在雒陽

東南五百里有襄城縣酈氏盖誤以襄城水為襄陽水也

黃鵠山

水經注曰沙羨縣江之右岸有船官浦歷黃鵠磯西南直鸚鵡洲之下尾東即黃鵠山林澗甚美譙郡戴仲若野服居之

析曰宋書戴顒字仲若譙郡銍人衡陽王義季鎮京口長史張邵與顒姻通迎來止黃鵠山山北有竹林精舍

林澗甚美顒憩此澗義季亟從之遊顒服其野服不改常度為義季鼓琴並新聲變曲太祖每欲見之嘗謂張敷曰吾東巡日當讌戴公山也按此則仲若所住黃鵠乃京口之山酈氏誤可知

程鄉酒

水經注曰桂陽郴縣有綠水縣東俠公山南屆注于耒謂之程鄉溪郡置酒官醞于山下名曰程酒獻同酃也

析曰荆州記曰桂陽郴縣東界侠公山下有緑溪源官常取此水為酒又晉書武帝太康元年簡文帝咸安元年並薦酃淥酒于太廟豈合酃湖淥溪之醖為裸鬯嘗酎之祀與則注緑水宜作淥然梁書曰劉杳在任昉坐有餉槠酒者昉曰酒有千日醉當是虚言杳曰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也昉大驚曰吾實不憶此杳曰出楊元鳳所撰置郡事元鳳魏代人此書載其賦云三重五品商溪摖里時即檢記言皆不差據

此則程鄉酒豈即千里酒乎楊元鳳書酈氏當亦未見

赤松

水經注曰東陽郡長山縣北對高山山下水際是赤松羽化之處也炎帝少女追之亦俱仙矣後人立廟于山下

折曰神仙傳曰黄初平丹溪人年十五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不復念家其兄初起行索初平歴年不得見市中有道士乃隨求弟至

山相見詞畢問平羊何在曰羊近山東凡初不見便俱去平言叱叱羊起于是白石皆起成數萬頭羊金華蓋即此山也初平仙去改字赤松子注箋以為古雨師誤耳

恒水

水經注曰崑崙山中有五大源枝扈黎大江出山西北流東南注大海枝扈黎即恒水也恒水東南流逕拘夷那竭國云云又逕波麗國又東到多摩梨帝國

即是海口也

析曰崑崙墟河出東北陬恒出西北隅恒繞西域達于大秦河入中國注于東海沔流小渚絕不通波善長敘恒于河之下盖因崑崙而及之乎若其括地脉川抽奇甄異六合之外宛在目中三竺之流如瀠足下神州地志斯為最瓌矣然皆蹋法顯之行踪想恒流之洄洑其間水陸未辨道里難明計所差池厥類亦衆予為兩兩較之法顯傳云渡新頭河至毗荼國東南行八十由延到

摩頭羅從此東南行十八由延到僧伽施國又東南行七由延到罽饒夷城城接恒水度恒水南行三由延到呵梨林又東南行十由延到沙祇又南行八由延到舍衛城又東南行十二由延到那毗伽又東北行減二由延到迦維羅衛又東行五由延到藍莫又東行十九由延到拘夷那竭又東行五由延到毗舍離又東行四由延到五河合口度河南下一由延到巴連弗邑從此東南行九由延到小孤石山又西行二由延到王舍新城

從此西行四由延到伽耶城復南行二十里到六年樹

從此還向巴連弗此皆顯踰原越隰瞻曦晷以邉徂尋

途投扉觸風塵而備歷者也水經注因之乃云新頭河

逕中天竺毗茶國又逕摩頭羅渾流恒水恒水東南流

逕拘夷那碣國又東逕毗舍利城又東南流逕僧伽施

又東逕罽賓饒夷又東南逕沙祇恒水又東南逕迦維

羅衛北又東逕藍莫恒水又東至五河合口度河南下

一由延到巴連弗邑恒水又東南逕小孤石山又西逕

王舍新城又西逕伽耶城南二十里到六年樹法顯從此東南行還巴連弗邑皆以原野之遥征為波流之所届馬且拘夷毗舍在藍莫之左水經注乃居伽施之西舍衛毗伽去伽維北劣一由延恒水若南必逕玆土而善長遺之度雪山過沙河經烏萇佛足跡曬衣石即得陀衛尸羅國水經注乃置葱嶺之東黄河之所逕凡此俱與法顯傳大致相違若夫顯東西跋涉所約各幾由延者其中定多瑰異直為不能具述善長亦失緬羅都

無補綴但改云恒水東南流耳恒水又東逕耳佳麗僧
城叙多文複空荒夷野事極寂寥千里而遥一言便畢
不令好古之士恨作者之蹤乎又法顯從六年樹還
巴連弗順恒水西下至曠野波羅奈蓋循西岸行也又
還巴連弗順恒水西下東行得瞻婆梨帝蓋沿東滸去
也此邑恒水下流左右諸國盡此矣水經注乃先于巴
連弗處云恒水又東南逕孤石山又西逕王舍伽耶廣
袤計之安得有兩恒河乎是知縱翰畧記者忘准之地

道快意成書者罔研乎舊史乎今乃證其諸長拾其一短俾知積壁崑圃一片是衛武之圭濯錦蜀流數尺乃楚丘之服若曰鴻致自有所指歸細趣不足以釁難立言之旨吾亦烏乎測之哉

巵林卷一